

朝阳随笔

## 旷野的呼唤

赵京辉

出伏后的风,带来了些许凉意。按照惯例,新一轮的勘探工作即将展开,我背上行囊,准备再次踏入广袤的天地。

旷野于我,最初是新鲜的。第一次去大漠的路上,我在施工车后排座位上睡醒了3次。司机师傅驱车跑了近10个小时,才到沙漠边缘。远处的沙丘在火热太阳下慵懒地卧着,看着我这个腼腆新丁慢慢走进它的地盘。此刻的大漠,在我眼里充满诗意与浪漫,无边的金黄沙海在烈日下熠熠生辉,风绘制着流动的沙丘图案。

很快,我的轻视换来了它的不悦。最初,只是米饭上多了一层沙子,我用筷子把它们扒拉到一边,接着吃下面的。一盒饭送进来将近1个多小时,不能浪费。很快,我发现我扒了一层,还有一层,米饭里都是沙子。回头望向同事,只见狂风夹杂着细沙,犹如一个奔跑在沙丘上的怪物向这边冲来。跑是跑不过它了,车辆离得也远。我只好找个背风处缩成一团,把饭盒抱在怀里,任凭耳边风声呼啸,细沙流淌。

大约20分钟后,风停了。来时的路已不见踪影,怀里的白米饭变成黄沙饭,整个人像是刚从沙土里爬出来。刚想抱怨两句,却看到周围的同事正在忙着恢复场地,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小风暴”。

时间久了,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变得复杂。驿站床下碗口大的老鼠洞,西北边陲小镇上10块钱1小时的网吧,没有快递和外卖的日子,日渐生疏的友人……更重要的是,我慢慢发现,和自己相处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星空下的大漠深邃幽静,却比不过城市的灯火辉煌。

那些夜晚,我学会了在沙丘间寻找信号,在井队简陋的餐厅里打发时光……即便这样,我仍感觉自己与现实脱节。工作生活的圈子始终围着荒凉又寂寞的旷野,心中对于繁华世界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烈。

后来,我选择离开,回到了城市。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城市生活很快被混乱焦灼压力所取代,就像是雪花屏的电视机,一直在黑白闪烁。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勘探队员。我带着几分好奇地问他:“退休之后,想去做什么?”

“我要买一辆车,带着妻子,把这些年干过的工区挨个儿走一遍。”他的眼中闪烁着对旷野的眷恋。

命运仿佛听到了我动摇的心声,我获得了重新走进旷野的机会。几年间,我走过博格达山的冰雪小径,体验过渤海湾畔的五级风浪,遥望过大漠戈壁的落日孤烟……也体验过手机另一头的牵挂不舍……孩子慢慢长高了,父母慢慢老了。

在旷野的怀抱中,我学会了坚韧与等待。它以大地的宽厚包容了我的笨拙,用风的轻柔擦去了我的泪痕。每一步,虽不甚稳当,却都踏实而坚定。在这片无垠的土地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 秋风又过走马梁

和凛冽,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老伙计,你还好吗?”

我与秋风的约定,在这走马梁上一年一会,从一头乌发变成两鬓带霜,却从未爽约。

走马梁,是一处横亘在乡道中的险地,沟深路险车船不通,运送东西只能靠马、骡子等牲口一趟趟挪,稍不注意就会滚落到沟底。偏偏在这险峻处,形成了一个自然村,百来户人家靠着地里微薄的收获扎根于此。采油站就在走马梁村的边上,是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最西边的小站。

初到采油站,无水无路无信号,山坡是光秃秃的黄。不知道是哪位守站的前辈留下的几本书早就看腻了,闲暇时间,采油工当起了农民。井场外南边向阳的土地平整,点了几窝甜瓜、西瓜,边上种了几垄玉米,挡风遮阴一举两得;东边种上西红柿、洋芋、地瓜、葵花籽儿和辣椒。

收获从夏天就开始了。

早上摘俩泛着青红的西红柿做个鸡蛋面,吃饱了一抹嘴就去巡井。晌午了凉拌个苦菜,摘几个辣椒炒几片腊肉。累了,坐在树下摘个甜瓜,一切两半,我一半,大黄一半。大黄是养在采油站的一只小土狗。啃剩的瓜皮,被几只鸡啄得干干净净。

但真正的收获是从秋天开始的。

秋风一吹,那泛着青绿的酸枣,一夜之间就泛了红。山坡上的槐树林,被秋风染得泛起微微的黄。谷子低下了沉甸甸的头,锅盖大的葵花盘儿也更加厚重起来。把镰刀磨亮,给镰头换根把儿、把西北角的晾场清扫干净,采油工的农忙就要开始了。

其实,最先进入收获状态的是田鼠。秋风一过,它们就着急地忙开了,趁着夜色,把地里的黄豆、花生、地瓜一点一点运回窝里,直到储够一个冬天的粮食。我巡井的时候,它们会从洞口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我,在我择菜的时候大摇大摆地从我跟前跑过。

今年8月下了一场大雨,灌满了鼠洞。田鼠一家有些狼狈地躲在鸡窝边上,看到我巡检的手电筒居然不跑,最后毫不客气地吃光了鸡的早饭。大黄汪汪叫了两声就跑回了屋里,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只有寂寞的采油小站,大黄早就和田鼠建立了颇有默契的邻里关系,我倒显得像个外人。收完玉米棒子后,我把一捧玉米粒放在田鼠洞口。

最让人开心的是刨洋芋。洋芋是陕北人对土豆的叫法。我用焊工给我做的三齿叉,将一个又一个圆溜溜的洋芋刨出来,收完后带着泥堆在房头晾去土气潮气,放在窖里能吃一个冬天。

葵花盘也被砍了下来,晒干后剥出来用大筐萝晒在门口,晒得差不多了,一半生吃一半炒,就连大黄都练就了一嘴嗑瓜子的绝活。地里的甜瓜早已经被我和大黄祸祸完了,剩下一个,掏出籽留着,明年再种。至于花生,只摘大果儿,剩下的就扔在坡上,自有野鸡、野兔把它们吃得干干净净。

趁着秋风乍起下到沟里,那些生长了几十年的核桃树,枝头挂满了青绿泛黄的果子,砸开后就是嫩生生的核桃仁。这个季节,手上和嘴角常常会被核桃汁染成黄色。柿子这东西不好保存,做柿饼难度极高,只能摘多少吃多少了。

在忙忙乱乱的收获中,秋风始终盘旋在走马梁上,空气中弥漫着谷物丰收的味道。颗粒归仓后,秋风凛冽起来,刮过树梢时渐渐有了呼啸声。掉落的叶子打在窗户上啪然作响。此外,就是抽水机的声音。守了十几年,每台抽水机的运转声我都能够分辨得一清二楚。声音不变,心里踏实。

窗外是秋风,天空悬明月,炉子上热着茶,大黄在啃骨头,我写着工作笔记。那一笔一画中,分明有了微凉的秋意。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诗歌

## 和月亮一起去巡井 (外一首)

王秉

秋

是荷叶望远的星空  
是飞鸟掠过的田野  
是高山起伏的曲线

夜,已经安睡了  
荷叶做着长长的梦  
此时,只有月光醒着  
它安静地坐在风里  
有一阵没一阵地  
听风在轻歌曼舞  
像草丛中的蟋蟀  
也像荷叶下的青蛙  
它们有一阵没一阵地歌唱  
要多陶醉,就有多陶醉

此刻,夜巡工从落叶的林间走过  
沙沙沙的林间风声  
和夜巡工一起巡井  
和月亮一起巡井

## 井场边上的牵牛花

静静地在井场一角灿烂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样子  
沿着藤蔓  
开出紫的花、白的花,粉红的花

她们很像我家乡的牵牛花  
袅袅娜娜,含羞欲滴  
开在村庄的路口处  
开在耕牛的哞声里  
开在深秋的月光里  
开在奶奶的故事里

她们要是天上的星星就好了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能看到油田变化的模样  
远程监控的井,智能化了  
油区周边的山水,清澈了  
成牛羊群的叫声,欢腾了  
石油工人的笑声,灿烂了

牵牛花呀牵牛花  
我多么想和你们一样  
也在井场边  
开出绚丽多姿的花  
释放出自己的甜和美,梦与远方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

## 石油背影

王姜华

不是哪一个人  
是群体的形象  
好像一幅剪影  
走在前方

只看到驼峰般肩膀  
蓄满火热的力量  
扛着管钳  
扛着油管  
扛着战旗  
扛着希望

只看到耸起的脊背  
像起伏的山梁  
映着汗水  
立起井架  
撑开绳索  
使命担当

只看到一双双工鞋  
把大地丈量  
穿过荒原  
越过沙漠  
踩泥踏雪  
创造辉煌

我想象过一个群体的形象  
略去汗水  
略去目光  
略去手上的印痕  
略去激昂的脸庞  
略去微笑  
略去忧伤  
略去惊喜  
略去豪壮  
我不能画出你具体的长相  
只在前辈的故事里  
心怀虔诚  
目光敬仰  
跟随阳光下的你  
把背影留给后方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楚学鹏

陕北的秋,来得冒失而匆忙。

先是一阵接一阵有些迫不及待的雨水打头阵。也许是被灼热的夏天“困”得狠了,雨水来得特别忙乱,汇集到山沟里变成黄色的泥汤奔泻而下,把采油站门口平整的路面冲出一道口子。

雨水过后,天突然变得瓦蓝,又高又远,干净得看不到一丝云彩,毒辣辣的日头突然就“冷”了,明明是中午却不再像夏天那般晒得脸疼。眼看着日头出得迟了,落山也早了,梯田里白色、紫色的洋芋花悄悄落了,玉米缨子变成了酱红色,地瓜藤也不再疯长,硕大的南瓜躺在地里,呛人的炊烟里多了一丝秸秆燃烧过后的香甜味……

宣布秋天正式来临的,是午后那阵秋风。下午,正在擦拭抽油机的我,突然听到种在井场边的枣树发出“瑟瑟”的摇摆声。这棵枣树是井场的边界,边界外就是一百多米深的大沟和连绵不断无边无际的黄土塬。

这风,刮过枣树,刮过我的玉米地,刮过开春才种下的侧柏,刮过我的工衣,撩起了我用来抵挡沙尘的方巾,带着蒙古高原特有的粗粝



散文

张金刚

在我生活的小城河北阜平,大街小巷的行道树,以国槐为主。闻过5月馥郁的洋槐花香,赏过6月娇艳的合欢云,一入7月,郁郁葱葱的国槐,一簇簇黄绿淡雅的槐花盛放在繁枝密叶之间,满树、满街,以至满城。

许是这槐花过于朴素,也无出众的香气,更许是开在姹紫嫣红的春花之后,开在小暑、大暑、立秋相连的炎热之时,开在日升日落、人影匆匆的寻常巷陌,故而,虽开满全城,却少了些关注与青睐。

可对于我这位钟爱小城慢节奏的人而言,每日骑行、漫步、小坐于国槐林荫道中,感受国槐的郁郁葱葱、槐花纷飞,是何等诗意、浪漫的体验啊!我乐于花上大把时间,沉浸其中,想象自己是一朵开在繁华市井中的槐花。

走过崭新宽阔的马路,我拐入一条狭窄的老街——南街。沿街房舍已上了年岁,三棵几百、上千年的国槐,依旧遒劲葳蕤、繁花盛开,默默守护

着南街,庇佑着小城。南街人对三棵古槐尊崇有加,给它们立了围栏,挂了标牌,裹着红布。就连翻盖树旁的房屋时,也将二楼凹进去一间,为粗壮的槐枝让路。到了春节、元宵和庙会之时,人们会在槐树下表演社火,焚香献花,祈愿风调雨顺。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游五台山日记》中记述,1633年“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关”。当年,小城就叫阜平,南关即南街一带。这么说来,这三棵古槐当是遇见过徐霞客的。这真让人感叹。

时节如流,岁月悠悠。如今,南街已从当年的主街区,隐退为人烟稀少、寂寥幽深的老街巷,淡出市民的日常生活。可是,古槐下依然还在的书店、杂货店、文玩店、理发店、粮油店、蛋糕房、烧饼摊……连同老胡同、老院落以及偶尔摆起的象棋摊,皆与扎根不移的古槐一道,永远牵着生活在周边及游走八方的南街人、阜平人的念想。

我伸手拣起一朵落在路边汽车上的新鲜槐花,清雅、幽香,千百年來它都是这般模样,于是莫名地想起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

人不同”。我将槐花攥在手中,从南街出来,步入新街。

说是新街,其实也有了年头,但几经修整,相对更新一些。东西贯通的县城主街,以及我工作单位前面的一条街、西侧的一条街,皆是槐花盛放、浓荫静洒的槐荫大街。

清晨,落花已被早起的清洁工扫净或堆在槐树下。傍晚,街道两侧又落了一地,似下了一场黄绿色的雪。夜里,昏黄的街灯投下一地树影,绘就一幅花影图。我看得饶有兴致。只是花落一场接一场,却苦了清洁工,也惹恼了车主人,落花满车,还沾了雨,擦不净却也无可奈何,由它去了。

站在办公楼三楼临街的窗前,我看着槐花覆街、人来车往。眼前的街道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必经路。此时,槐花正盛,恰逢暑假。没了昔日的叽叽喳喳,一时安静下来,还真不习惯。槐花铺满街,放暑假的孩子们又在哪里开着花?9月槐树结籽之时,他们又欢跳归来。

(作者来自河北石油)

诗歌

## 巡线纪事

陈锡让

清风不听召唤,任意吹拂  
石头不开裂,用漆黑与天空中的蓝对峙  
满载硫黄的专列,轰隆隆穿过隧道  
奔赴山外,从不置疑钻塔  
抬高戴家山的高度

我也从不置疑  
比如我们巡线途经此处  
在一棵芭蕉树下稍作歇息  
顺着树干向上观望  
稀疏的阔叶合拢又荡开

我看见钻塔投影于地  
比如我们起身,攥着木棍继续巡线  
阳光适时地打在红工衣上  
多么醒目啊  
钻塔高耸入云,我们与它用各自的方式  
突出自己的存在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 中国石化作协获 “全国文学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社联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中国石化作家协会荣获“全国文学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据悉,在202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评选中,中国石化作协文学志愿服务队凭借《创建诗意图书队》及茂名石化文学协会的《文学志愿服务活动进基层》双双入选。此外,“胜利作家一线行”项目也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丛松彪 王瑾)